

說部叢書第

三集第

十九編

慧劫

下冊

商務印書

館發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

蒙大不棄風行

一時其幾篇小說。

標新領承社會

歡迎茲一二三

年月報篇一百

餘種彙集名爲

說林以愛讀諸

君之流茶餘飯後

極良好山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初版

(慧) 劫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英 國 可 林 克 洛 悌

譯 述 者 桐 城 劉 澤 沛

校 訂 者 武 進 冷 卓 風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長 春 龍 江 濟 南 東 昌 太 原 開 封 洛 陽 西 安 南 京 杭 州 滬 蘇 吳 興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袁 州 九 江 漢 口 武 昌 廣 州 潮 州 韶 州 汕 頭 澳 門 香 港 桂 林 梧 州 雲 南 貴 陽 石 家 莊 哈 爾 濱 新 嘉 坡 長 沙 寶 慶 常 德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福 州 廈 門 廣 州 潮 州 韶 州 汕 頭 澳 門 香 港 桂 林 梧 州 雲 南 貴 陽 石 家 莊 哈 爾 濱 新 嘉 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慧規下冊

第一章

按此卷即可林克洛悌所得老猿遺著自述其進化之歷史暨與羅平共營之事業與前卷至有映照書中所稱爲~~子~~者即者猿自謂之詞幸讀者稍留意焉

塾叟注

余每念羅平數十年中與老猿形影不離相依爲命。此中關鍵。索解殊難。其人今已遠隔天涯。更從何處徵其祕史。自顧桑榆已近。與世何求。計惟以醇酒雪茄。享我本來之清福。至吾女弟瑪麗。自羅平去後。身世尤覺可憐。視此繁盛倫敦。在在悉傷心之地。避居斯答。閉戶孤棲。仍以慈善事業。涵養天和。暇則祈禱穹蒼。遙祝行人無恙耳。後此數年。余以意外機緣。得一異人祕錄。遂使從前疑

義。闡抉無遺。意者上帝有靈。深悲人類愚頑。留此龍鍾野叟。使於蔓草荒烟間。搜羅曠古奇聞。以啟迪生人智慧耶。以下老猿語

生姆那批

後卽老猿名進化所命名也

曰。予今已在歐洲大陸。戰勝世界古國之

民族矣。凡地球所載之名山大川。繁華都會。一一恣吾游憩。此數

十年中。吾享用已臻極地。尤得與淑女縉紳。往還爲樂。上帝之恩

我。不爲不厚。須知吾以孤子之身。飄然入世。僅恃吾腦與兩膊。以

與無量數人羣相角。爲勢至危。然吾心似預知運會所趨。一往無

前。屢躓屢起。卒獲最終勝利。此殆吾族進化之動機耶。今者大夢

已醒。寂寂如倦飛之鳥。空山息影。日以時史自娛。而良友凋零。淒

涼無伴。似世界與我已無係屬。矧吾血肉之軀。卽繼續生存。亦不

過百年之壽。夕陽黯淡。來日無多。故乘未辭人世以前。將我一生

祕事紀爲實錄。死後有知。當亦九泉含笑也。

予今當追述當年之生活矣。吾產自森林。初不知其歲月。顧體力至爲強健。日與林中伴侶。攀躍游嬉。吾身茸毛至厚。足以保我體溫。無論嚴寒。不需衣服。腦中感覺。僅有饑渴二念。而佳果清泉。取之不盡。每日工作所得。卽足充吾腸胃。不必計及於明日。旣無法律拘攣。復不勞其思想。誠生物界自然之天籟也。其中尤有一非常奇樂。爲吾出山以後。所不能得其萬一者。讀者當知獸族無婚姻之制。雌雄匹耦。純任自然。人人自圖其生。不以室家爲累。不料人類情關。範圍至狹。果得美人垂愛。其價值尤貴於王冠。而愛與仇隣。或轉召無窮煩惱。此均吾後來閱歷所得者。今故縱筆及之。予一日離羣覓食。見一素未識面之生人。徘徊樹下。予急躍登樹。

杪。蹲身俯瞰。伸臂將攫其冠。此人已覺。力張兩目。直注予面。雙睛
瑩澈如貓。狀至可怖。予亦怒目相向。伺隙狙擊。忽吾體如觸奇寒。
徧身毛戴。欲迴面避其目光。顧吾項已失知覺。不能運動。手足尤
木強不靈。攀枝無力。頽然墜地。彼卽趨擒吾項。出帶牢縛雙臂。如
繫俘囚。牽歸閉密室。綰以極堅之鐵索。初尙投吾鮮果。繼則飼以
麵包。潛易我天然之食性。歷之久久。吾漸與其人狎近。顧終懾其
嚴厲之目光。一日。出一木榻。按予坐。手甫釋。予已躍登榻上。屈膝
而蹲。彼遂以堅韌之皮鞭。力笞吾股。又一日。強我着衣。捉兩臂納
袖中。束縛至不可耐。吾駭極。力裂其裾。彼復痛箠吾膊。自是日強
我以性所不能之事。困苦蓋萬分矣。回憶山居時。食果飲泉。羣相
嬉戲。其樂無極。今乃陷身犴獄。行動不能自由。遂觸動天然之感。

覺性。徹夜哀啼。彼亦不加憐憫。督責如前。予是時目中。僅見一人。一鞭。此外百無所有。今乃知其入。即羅平矣。

予既日受強迫之教育。腦力亦日加靈活。漸能摹倣羅平之動作。卒以聰秀之機能。戰勝本來之慣性。猶憶一日清晨。予酣睡未醒。日光自窗隙透入。斜射吾面。作奇熱。予驚覺坐起。思竅忽開。恍然大悟。覺室中景物。一一悉非故狀。遂復閉目沈思。立悟何謂人品。及人類何以生存於社會。於是用吾思想。假設一將來之希望。吾此時驚喜欲狂。似已置身於千仞高岡。俯視大地生物。微如芥子矣。予特蠢然一猴耳。不知以何機緣。今日遂臻此境。豈此中果有天耶。顧知識初開。不敢遽儕於人類。然較普通獸族。吾自信能爲彼輩之先知。此種自尊觀念。雖由思想而生。實則仍屬感情之作。

用。今當視昨日之我爲已死。今日之我爲初生。此後但投身乳母之懷。保我嬰倪生命耳。思至此。吾腦幾爲樂趣所鎔。果爾日能作人言者。必高唱凱旋之曲矣。

讀者當知羅平爲吾導師矣。然執業者。猶不僅予一人。吾初至時。先有一猴在室。後遂與我同居。在理宜相親愛。而吾伴野性未馴。恆恃力而奪吾食料。彼腦似罩以極堅厚膜。蠢蠢一無所知。吾受侮已深。銜之刺骨。一日伺彼熟睡。予潛起。舉石連擊其顛。彼腦骨脆裂如匏。血殷頭面。四足伸縮不已。少頃殭臥無聲。予顧而大樂。而羅平已聞聲奔至矣。當彼入室時。吾尙抱石挺立。注視地上之猴。察其生死。羅平怒目視余。揚鞭作勢。顧躊躇不敢遽下其鞭。似懼吾與之反抗者。須知吾體較羅平爲碩。兩膊尤強。羅平智慧雖

高。然五步之內。但有角力。吾果舉石。微近其身者。羅平必俯首歸降。永爲吾僕。乃我久屈積威之下。見彼目光。已生畏意。且自殘同類。此時亦悔其非。遂投石垂手。飽領皮鞭之滋味矣。

第二章

嗟乎厄運之來。有加無已。大似海行遇颶。前浪未平。後浪已排空而至。愈激愈高。水天相接。而舟爲浪引。漸漸捲入波心。自顧已無歸路。計惟握舵前趨。極力與浪頭相抵耳。予思想雖已萌芽。然吾舌猶膠澁。弗靈。不諳人語。卽本來根性。亦未剷除淨盡。而羅平所握之鞭。時時旋繞吾身。不稍寬假。每一着體。奇痛徹心。望影輒驚。畏如蛇蠍。羅平後亦捨鞭弗御。須知是人初非愛我肌膚。生其憐憫。特以吾知識日增。無形之鞭策。已足驅我力趨於軌範。吾腦中

似有機軸。愈轉愈靈。與羅平僅差一間矣。

一日吾聞羅平語。覺爽耳異於平時。力摹其唇吻啟閉狀。運舌調聲。竟成人語。羅平驚問曰。此言果出汝口耶。予曰。然。羅平大喜。急教我以普通淺語。及物品名稱。吾語學大進。未幾卽與羅平相問答。雖吾語不及常人圓熟。然亦竟能達意。憶吾有生以來。除辨味外。不知用舌。今竟能操種種方言。此樂無異英皇之加冕。遂從羅平讀書識字。漸能執筆爲文。最後益潛心科學。造詣旣深。思想亦日趨高尙。吾疑人類卽上帝化身。能力至爲奇偉。但略伸長臂。卽可創造極新之世界。無論動植諸物。一一受其支配。地球果無人類者。彼萬古長明之日月。已不復照臨茲土矣。復念生人食料。必且屯積如山。足以引起奢華之慾望。尤必有廣廈千間。羣居爲樂。

軒敞殆如天堂。每日工作餘暇。肆力於專門科學。精神既爽。體質亦日益健康。卽偶有違和。而醫學昌明。能立祛其痛苦。人類之生命。何其高貴光榮也。

次日羅平蒞予室。予趨迓曰。吾之上帝。羅平駭曰。汝狂耶。何出言不檢若此。予曰。羅平聽之。予今已具生人知識矣。方吾伏處深林時。特一蠢然獸族。自君攜吾歸。爲吾製造靈魂。授以最新生命。使吾腦中原有之濁質。化爲新血。表裏通明。似世界無窮幸福。已徐徐向我而趨。君實爲吾生命中之燈塔。非遇君者。久已迷惘失路矣。羅平聞言。微聳其鼻。作冷笑。予激於感恩之觀念。懇摯言曰。羅平乎。吾日在君保護之中。吾敬君直如上帝。君當允我稍盡其義務也。遂捧其右手。微親以吻。藉表愛忱。羅平淡然曰。汝欲以書中

人物。求之近時社會耶。汝果見人羣者。必有一切當之斷語矣。予是時頗疑羅平持論之偏。驟然問曰。君言不重誣人類耶。吾見小說中。每狀一人。恆使讀者仰之如天帝。豈著作家信口諧談。所言不足徵實耶。吾不信靈敏如人。乃自掩雙目。爭投陷阱。浪擲其寶貴光陰。摸索於黑闇陰霉之地窖。但觀世界偉人事略。卽知人羣程度之高。非他種生物所能希其萬一也。羅平曰。汝未見之耳。予駭然曰。君亦生人。胡蟻視同類若此。豈世界悉爲盜賊。自相殘殺。如獍獅之吮血爲食耶。抑人人不事生業。終日仰臥。張口向天。以待麵包之奔入耶。吾不圖君目如是之巨。乃視人類微如螻蟻也。羅平嘆曰。汝未之見耳。方吾墮地時。已挾憂患同來。自少不知有生人之樂。直至今日。吾仍獨居一室。孤寂如僧。終歲不聞人聲。欬

卽偶與人羣接觸。亦僅以書札往還。君當知吾人之苦趣矣。

吾自聞羅平之論。知其厭世已深。理想日淪於孤僻。意羅平廣有資財。學尤淵博。特迫於外界之激刺。善念潛消。倒行逆施。墮落將何底止。遂相機婉進忠言。圖爲晚蓋。羅平漸寤。予議凡有設施。恆就我商。其進止。後竟授以財產全權。倚爲良友。一日羅平語我曰。吾儕富甚。今可出與社會周旋矣。予曰。吾等卽以金錢爲交際品耶。羅平冷笑曰。然。君挾此。卽有操縱人羣之能力。須知世人嗜利。直如饑犬之覓食。稍得殘肴。卽搖尾作乞憐之態。實則搖尾雖勤。究亦與人胡益。君當知今日社會之心理矣。

豎曰人羣道德之墮落至今日爲極矣。意羅平廣有資財。學尤淵博。特迫於外界之激刺。善念潛消。倒行逆施。墮落將何底止。遂相機婉進忠言。圖爲晚蓋。羅平漸寤。予議凡有設施。恆就我商。其進止。後竟授以財產全權。倚爲良友。一日羅平語我曰。吾儕富甚。今可出與社會周旋矣。予曰。吾等卽以金錢爲交際品耶。羅平冷笑曰。然。君挾此。卽有操縱人羣之能力。須知世人嗜利。直如饑犬之覓食。稍得殘肴。卽搖尾作乞憐之態。實則搖尾雖勤。究亦與人胡益。君當知今日社會之心理矣。

吾國人嗜利者不惜吮噬痔博貴人歡其無恥較狗爲尤甚。不意西人社會亦有此等現像金錢金錢汝罪上通於天矣。

未幾。羅平購別墅於意大利境之那不勒斯。築一華麗之園。花木

陰翳。點綴如畫。樓屋尤佳。四壁光明如鏡。室中陳設。予幾不識其名。推窗遙望海灣。烟波無際。尤令人愴然意遠。予不意生人享受之豐。竟至此極也。是園爲希臘人亞杰拉產。羅平欲購此屋。遂以重價餌亞杰拉。亞杰拉曰。吾非吝鬻此園。特君與彼獸同居。後此將有無窮之波折。羅平曰。君第視彼爲吾友可耳。此後有何波折。亞杰拉曰。意大利爲白種中奇特之民族。黑髮烏睛。儀觀至美。顧眼光狹近如鱗。恆於昏夜潛磨其利齒。君挾此奇異之伙伴。能料其不來滋擾耶。羅平曰。謝君。吾力尙能自衛。君但受資署券足矣。交易旣成。予等遂遷居新屋。一禮拜後。羅平爲我製極佳之衣履。薙去面部茸毛。項圍高領。潔白如霜。戴圓頂堅實之冠。兩手悉加手套。吾乍着革鞞。兩足微嫌笨重。遂時時環走室中。挺胸學步。較

之入伍新兵。尤爲勤奮。數日後。亦卽步履如常。臨鏡自窺。儼然一衣服麗都之紳士矣。惟猶有不適者。人類膚膩鼻高。鬚眉奕奕。望之凜若天神。而吾面乃如沃丹。鼻梁低陷。濯濯無髭。唇吻皺癢。如老嫗。自顧已失其威重。念上帝胡獨鍾愛生人。而與我以形骸之缺陷。思至此。幾欲失聲而哭。顧又無術易容。惟有付之一嘆耳。予是時不復以裸體向人矣。暇輒徘徊門外。吐納新鮮空氣。乃吾足跡所經。見者恆退避若逢鬼魅。意彼等仍以異類視我耶。惟自問殊無愧怍。亦不以外界擲揄。擾吾意念。一日。予與羅平同坐退閒室。一華服貴紳來謁。口操意大利語。格格問羅平曰。君寄居此地。約需幾禮拜者。羅平曰。此則未能預定。君問此何意。是人聳肩曰。吾爲君及君友計耳。遂迴面向予曰。意大利人。性質至爲奇劣。

量狹不能容人。且崇奉巫術。仇視外教。吾人將奈之何。羅平曰。君意良厚。惟吾願冒險以觀其究竟。客聞言太息別去。自是羅平日引我遨遊於那不勒斯城。偶歷繁盛商場。見馬路寬平如砥。間有華麗馬車。往來馳驟。蹄聲得得。清脆入耳。道旁悉爲巨肆。窗間羅列珍品。光怪陸離。目不暇給。肆人各司其事。狀至忙碌。予是時幾疑羅平嚮日之言爲妄矣。乃甫出商場。景狀大異。道上污穢狼藉。房舍零星。湫隘若野人之土室。男女皇皇出入。敝服垢衣。僕佻如丐。滿目荒涼。覺與繁華街市似隔一重大海。予駭愕至不能聲。不料世界中。乃有此等人類也。繼復參觀各處工場。暨科學試驗室。懽懽悉無生氣。予曰。此等人民。究以何業爲正當生活者。羅平曰。彼等固無所謂營業也。予曰。豈彼等未注意工藝耶。曰。工藝非彼

所屑也。予曰：然則當研究科學矣。曰：彼不知科學原則，安能有所發明。予曰：彼或吐棄一切，潛心文學，以成一代詩人耳。羅平冷笑曰：彼等自有彼等之文學。吾殊不能評其價值。予曰：此等人民之生活，信如君言耶。曰：然。予勃然大怒，厲聲謂羅平曰：君欺我矣。胡獨引吾入此下流社會，增我無窮悲感。君惡人類，乃欲我與君同惡耶。若無確實證據示我者，吾決不信君矣。羅平漫應曰：全城如此，求有正當職業者，百不獲一。君當知所選擇矣。予此時神魂沮喪，如沃寒冰。知己置身煩惱之場，希望亦微如燭火。以人類聰明，乃張目自投污澱，豈智慧果遭天忌耶。抑羅平恥獨爲小人，導我誤入歧路耶。予心忽忽如有所失，遂復埋頭伏案，重溫已讀之書。計惟以人物源流，遙質古時先哲耳。